

最深的擁抱：2025烏克蘭義診紀實

廖健良醫師
廖健良家醫泌尿科診所
診所協會理事

引言

全面的烏俄戰爭從2022年2月24日開始到現今也已經快3年8個月，目前的戰爭仍持續中。台灣與烏克蘭處境類似，都遭受獨裁專制鄰國霸凌。台灣民間力量尤其是醫療專業人員，不論是在醫院或基層診所服務，願意勇敢前進烏克蘭，協助醫療的工作，再次讓世界看到Taiwan can help的實際行動。2025年八月北美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繼第一次2023年8月再度發起到烏克蘭義診活動，並邀請在台灣的醫療人員聯合組成台灣隊送愛心到烏克蘭。

跨越生死線的決定

2025年的夏末，我踏上了一趟注定難忘的旅程——烏克蘭義診。這並不是一個輕易的決定，而是一段夾雜著猶豫、勇氣與信念的抉擇。當飛彈的陰影依舊盤旋在基輔上空，當國際旅遊警戒高掛橙色警示，甚至連保險公司都拒絕承保時，我和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ATMA）的團隊，依舊決心逆向而行，帶著藥品、器材與有限的資源，走入戰火的核心。這一次驅使我前往的，不只是醫師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更是因為我的大三醫學生女兒廖阡辰，選擇勇敢與我並肩，跨越萬里來到烏克蘭首都基輔。對我而言，這趟義診不只是行醫救人的任務，更是一段父女之間獨一無二的生命旅程，讓我們用專業、用心意去幫助戰爭帶來的苦難。

這次醫療團隊除了我與女兒之外，也包括美國外科醫師蔡榮聰團長領軍、美國負責人胸腔內科專科許文瑞醫師、謝博夫和梅朝輝牙醫師、台灣負責人耳鼻喉科吳惠芳醫師、衛福部台北醫院小兒科專科盧道揚醫師、泌尿專科李嘉文醫師以及小港直腸外科范文傑醫師。都各司其職扮演醫生的專業角色，也與當地的烏克蘭醫學生或實習醫生翻譯而互相學習，深入瞭解當地醫學文化和病人的痛楚。



起點：從台灣到歐洲的漫長旅途

這趟義診由 NATMA 許文瑞醫師和蔡榮聰團長領軍，不同於兩年前（2023年）前往烏克蘭西邊城市的義診，這一次，我們決定更深入戰爭最前線——首都基輔。當我在醫師群組裡看到認識八年多的李嘉文院長提起這個計畫時，心中立刻湧出一種「非去不可」的衝動。經過與家人反覆的討論，我最終下定決心加入。

其實，這個暑假女兒原本已經安排好要參加前往盧安達（Rwanda）的國際醫療交流，她不僅繳交了報名費和機票費，還按照規定完成了黃熱病疫苗與 Covid JN.1 的接種。然而，當我告訴她有烏克蘭義診的消

息時，她陷入了短暫的沉思。最終，她選擇放棄原定的交流計畫，毅然決然與我同行。她說，這或許是更真實的一堂課，一次能夠觸及戰爭與人性最深層的生命教育。聽到這樣的回答，我的心中既擔憂又驕傲，因為我知道她正用自己的方式，勇敢回應醫學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個召喚。

長途跋涉：踏進戰區之前

我們一行人從台灣出發，搭乘長途航班，經過杜拜轉機，再抵達波蘭華沙。在華沙蕭邦機場，我們與美國來的許文瑞醫師，以及謝醫師與梅醫師兩位牙醫師會合。雖然大家都是初次見面，但共同的信念讓我們很快產生了強烈的連結。

然而，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由於烏克蘭境內是戰區，無法直接搭乘飛機進入，我們只能選擇搭乘老舊的俄式臥鋪列車。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體驗到那樣的火車，四人擠在狹小的車廂裡，硬邦邦的床鋪和昏黃的燈光，讓人無法放鬆。途中經過數次邊境檢查，每一次軍人的手電筒照進車廂，檢視護照與車票時，那股壓迫感令人窒息。心跳總會不由自主地加快，深怕一個不慎就會引來麻煩。整整十多個小時的旅程，我幾乎完全不敢閤眼，直到深夜十一點多才抵達基輔，而我們之中四位成員還必須再轉乘兩小時的交通車，前往150公里外的Korosten城市。一路上又





波蘭→基輔長達10hr的臥鋪火車





在火車上與其他車廂內烏克蘭小孩及其家人彼此分享經歷

經歷兩次查哨與一次警車臨檢，每一刻都是對身體與心理的雙重高壓考驗。

行動診所：布簾圍出的溫暖

我們的義診行動分為兩站，都是與CMA（烏克蘭醫學生組織）、mobile clinic，以及當地教會合作。

第一站在基輔西邊的Korosten城市 Grace Church 行動診所。這裡並沒有華麗的醫療設備，診間只是用簡單的布簾隔出的小空間，但卻意外地充滿溫馨。當地人多數不會英文，因此全靠烏克蘭醫學生與實習生協助翻譯。他們不僅語言能力流暢，更讓我驚訝的是，他們對醫學專有名詞與病徵的熟悉程度，就像是訓練多年的專業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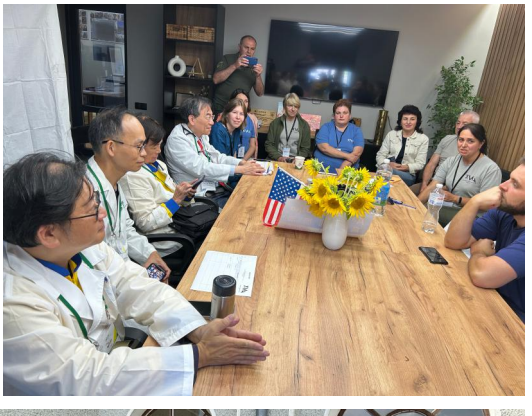
我的女兒與他們年紀相仿，很快就聊得熱絡起來。他們交換彼此對醫學教育的看法，甚至分享戰爭下學習的困難與挑戰。女兒說，這次交流讓她感受到課堂上學不到的真實，她從中學到的不只是醫學知識，更是勇氣與韌性。我則是把多年在台灣臨床上常見的疾病（整理病友許多的圖片）與醫學生們共同討論，並告知治療處置等經驗分享。雙方在交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2025 Ukraine Medical Mission
Українська медична місія
送愛心到烏克蘭
Love from Taiwan
烏克蘭醫療義診團
Ukraine Medical Mission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медичний корпус
北美臺灣人醫師協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Taiwan

流中彼此啓發，這種跨文化的醫學互動，對我來說比任何一次研討會都來得深刻。

第二站則在基輔市區的New Life Church行動診所。這裡同樣以布簾分隔診間，但氛圍更為熱鬧。我們甚至參加了教會盛大的早會，那是一場融合了詩歌、禱告與思辨的聚會。會中有一個特別的環節，在大螢幕前，與會眾一起討論戰爭下的生活與信仰。他們談到，如何在飛彈與無人機的陰影下，依然堅持「live our life」。這句話深深觸動了我。戰爭或許摧毀了家園，奪走了親人，但他們依舊選擇微笑、選擇繼續生活。那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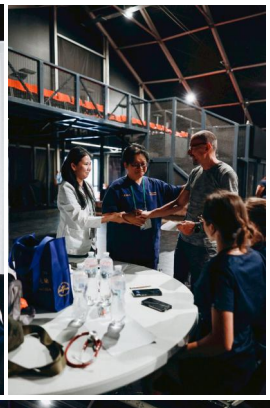


台灣醫師赴基輔義診遇空襲　團長：飛彈打來也跟烏克蘭站一起

2025/9/3 16:44（9/3 20:32 更新）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再度前往烏克蘭義診，為基輔民眾與軍人提供醫療服務。在當地的移動診所內，民眾可接受血壓、血糖、尿酸與膽固醇等基本檢查。圖為台灣醫師開藥給患者娜塔莉亞（右）。中央社記者陳彥婷基輔攝 114年9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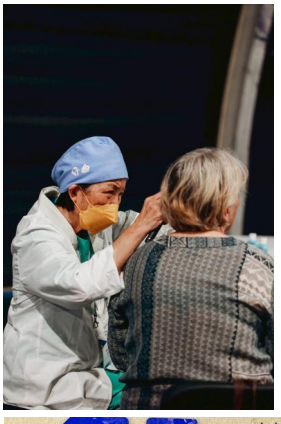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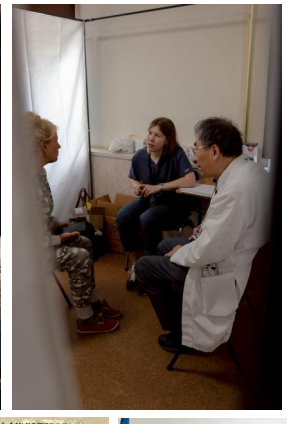
，我看見的不只是笑容，而是背後無數心碎的故事與堅毅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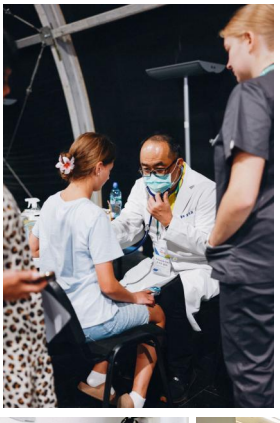
戰火下的醫療擁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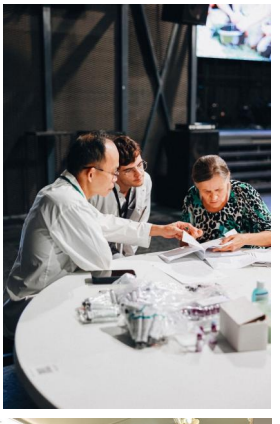
我們接觸到的病人，大多是因戰爭失去經濟來源，買不起藥物，血壓、血糖長期失控；也有人因長年壓力而出現失眠、焦慮與心悸。藥品有限，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量提供基本的治療，再以傾聽與陪伴補足。

謝醫師也提到令他最難忘的一位退役軍人因牙痛多年終日無法安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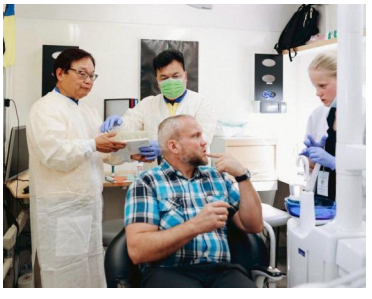














，經由他精心治療拔掉壞牙，臉上露出久違的輕鬆笑容，他眼眶泛淚，不停重複著「Thank you」。那一瞬間，我看見的不只是疾病的解除，更是人性最深的渴望：被照顧、被理解。

Hug in Kyiv 最深的擁抱@烏克蘭基輔 6:09 A.M. Aug-31, 2025



空襲警報下的清晨

在基輔的日子，空襲警報幾乎夜夜響起。起初，我們都會立刻躲進地下室，但很快發現當地人卻能若無其事地繼續日常。他們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依然上班、依然工作。這份平靜中的堅韌，讓我無比敬佩。

有一天清晨六點，我獨自走在街頭，看到一名著軍服的年輕男子即將上前線作戰。他與老婆緊緊相擁，久久不願分開。那一幕震撼了我，因為我清楚，那或許是他們最後一次擁抱。我走上前，敬禮並輕拍他的肩膀，讓他知道，即便遠在台灣，也有人與他們並肩。當我轉身離去，眼淚再也忍不住奪眶而出。那一刻，我真正體會到「最深的擁抱」的重量。

父女同行：醫學生的成長

這趟義診，對我最大的禮物，是能與女兒並肩同行。她才大三，就勇敢選擇走入戰爭現場。在診間，她學會傾聽病患的故事，學會用一個微笑或一句鼓勵，去緩解無力與痛苦。她的堅定與溫柔，讓我感到驕傲，也讓我確信，她已經在這條醫學生涯上，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

我們也與許多來自不同大學的烏克蘭醫學生或實習醫生建立深厚情誼。因為年紀相近，他們與女兒很快聊得開心，從醫學教育到生活瑣事，甚至談到對未來的夢想與不安。笑聲中，我卻看見戰爭帶給他們的沉重。他們告訴我們，即便每天都有空襲，他們依然選擇繼續讀書，因為「醫學就是他們能握住的未來」。回到台灣後，我仍習慣一打開手機就查看空襲警報，因為那些醫學生與病患，早已成為我心中無法割捨的牽掛。

生命最深的擁抱

這次我們雖短暫停留義診，卻像是一場漫長的洗禮。我甚至在基輔的第二天早上出現深色血尿！推估應該是提著幾乎超重的大行李（包括許多醫療補給品及提袋等）上下車站樓梯，加上壓力太大，水份補充及睡眠不足導致。這更是身為醫師的我第一次深刻體會到病人在絕望時的孤單與恐懼。









進入烏克蘭義診前會晤駐波蘭台北代表處劉永健大使。結束義診後，也前往立陶宛台灣辦事處與王雪虹大使會面。對於那二段會晤尤其心存感恩，我更堅信：台灣支持烏克蘭，不應退縮。若能凝聚更多國際力量，就能為這片土地帶來更多希望。我們必須義無反顧，盡己之力。







結語

這段旅程，讓我看見戰爭的殘酷，也看見人性的韌性。更讓我明白：醫療的價值，不僅是治療疾病，更是跨越國界，給予愛、關懷與希望。

走過這趟義診，感謝熱血同伴們一起努力，我與女兒並肩看診的身影，將會是我一生最珍貴的記憶。戰爭或許奪走許多生命，但只要還有人願意逆向而行，把關懷送進黑暗深處，這個世界就依然有希望。







只要還有人願意逆向而行，把關懷送進黑暗深處，這個世界就依然有希望。